

人生阅历珍品系列



人生 况味

精华

同俊子 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人生阅历珍品系列

人生况味精华

同俊子 主编

人生阅历珍品系列\同俊子主编\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言实出版社

(京)第 95—32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阅历珍品系列/同俊子主编.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2

ISBN 7-80128-009-1

I. 人… II. 同… III. 生活-知识-普及读物 IV. Z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916 号

人生阅历珍品系列

人生况味精华

* * *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3 号 邮政编码:100017)

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 印张 240 万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3000

总定价:126.40 元(每套八册 每册 15.80 元)

目 录

发迹

- 好运气 • 1 •
- 朱阿夫大兵发迹史 • 6 •

好运

- 如愿以偿 • 19 •
- 聘任 • 23 •
- 第六枚戒指 • 25 •
- 我的报童梦 • 28 •
- 一个七美元的梦 • 33 •
- 我没有学会聪明 • 37 •
- 归来 • 40 •
- 一见钟情伴终生 • 42 •
- 最危险的猎物 • 48 •
- 浮冰上的两者 • 55 •
- 英雄 • 57 •
- 白斑脸士兵历险记 • 59 •

乐极生悲

- 一小时的故事 • 70 •
- 上司来赴宴 • 73 •
- 狂喜的“牧师” • 76 •

倒霉者

轮流付帐	• 96 •	我的爱情与红焖牛肉	• 196 •
约翰·罗塞蒂之妻	• 99 •	某君恋爱小史	• 198 •
两块面包	• 101 •	夜晚的窗口	• 201 •
底子	• 104 •	草地上的姑娘	• 207 •
啄木鸟计划	• 108 •	天然磁石	• 211 •
馈赠佳品	• 110 •		
刻在树上的记号	• 112 •	失落	
四点钟	• 115 •	彼特利克夫人	• 221 •
库兹亚	• 117 •	博尔哈的秘密	• 231 •
厨房中的谋杀	• 119 •	考试	• 241 •
盛宴	• 123 •	古九谷瓷瓶	• 245 •
上去下来	• 128 •		
讲故事的人	• 132 •	厄运	
		闪电之夜	• 248 •
啼笑皆非		玫瑰凶手	• 256 •
赤身裸体的男人	• 138 •	女明星	• 268 •
一瓶奇恰酒	• 141 •	陷阱	• 275 •
马可福音	• 146 •	溺死者	• 289 •
拯救	• 152 •	假戏真做	• 298 •
破费过多的亲事	• 155 •		
靴子	• 165 •	财运	
人质	• 171 •	富人的生活	• 312 •
		两张彩票	• 316 •
恋爱挫折		五十镑	• 330 •
爱情是荒谬的	• 175 •	铤而走险	• 335 •
比绵塔薄饼	• 186 •	遗产	• 351 •
		赌运	• 354 •

发迹

我在那次宴会上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遍：思各斯比是个十足的大笨蛋。

好 运 笔

[美国] 马克·吐温

在伦敦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宴请英国当代两三位声威赫赫的名将中之一位。我在这里不用他的真实姓名和官衔而称他为阿瑟·思各斯比中将、勋爵、皇家义勇骑士、巴斯骑士高级长官等等，等等。这样做的原因看下文自然明白。一个赫赫有名的人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这个人三十年前在克里米亚

战场上，一夜之间就名震寰宇，从此永垂不朽。从那一天起，他的名字我已经听过成千上万次了。此刻他本人就坐在那里，有血有肉。我如饥似渴地把这位近乎神的人物看了又看。他端凝含蓄，仪容严肃中透着高雅，整个人自然流露出朴素忠诚。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显赫地位，这点说明他很敦厚。他并不意识到那深厚真诚的景仰之情从那些人胸中涌出向他流来。

坐在我左边的那位牧师是我的老相识。他现在是位牧师，而上半辈子却是在军队营房里和战地上度过的，也曾在乌尔威奇军事学院当过教官。就在我刚才说的那个时刻，他弯身向我，眼里露出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古怪神情，用手势指指宴会上的那位英雄，知心地轻声说道：

“我私下对你说吧——他是个十足的大笨蛋。”

这个意见吓了我一大跳。即使他说的是拿破仑，或是苏格拉底，或是所罗门也不会使我更吃惊了。但是有两点我是知道很清楚的：第一，这位牧师是个实话实说的人；第二，他对人有很好的判断力。因此，我知道，毫无疑问，世人对这位英雄是看错了，他确实是笨蛋。于是我打好主意，得便就去弄清楚这位牧师，单人匹马，是怎样发现这个秘密的。

几天以后，机会来了。下面就是那位牧师告诉我的事实：

大约四十年前，我在乌尔威奇军事学院当教官，那次年轻的思各斯比参加初试时，我正好和他在一个班里。我打心眼里可怜他，因为班上其他人对问题回答得又伶俐又漂亮，而他呢，咳，我的天，可以说吧，他真是一窍不通！显然他为人很好，亲切和蔼，招人喜欢，又不矫揉造作，所以看到他站在那里，安详自若，但回答问题简直可以说真正是创造了愚蠢和无知的奇迹，这使我非常难受，我对他的同情心油然而生。我心里想，他复试时一定无疑通不过了；因此，我尽力去让他不致被刷得那

么惨，将是做一件于人无损的好事。于是我把他叫到一旁，发现他略微懂得一点凯撒的历史；因为他别的什么也不懂，我就行动起来，让他像古罗马划船的奴隶那样苦干，死记硬背一套有关凯撒的问题，我知道这些问题是会考问到的。信不信由你吧，考试那天他旗开得胜。他就用那堆临时抱佛脚准备出来的、死记硬背的东西通过了考试，并且还得到了好评哩。而其他有些比他懂得多一千倍的人却闹了个不及格。由于一种幸运得离奇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一个世纪里也不大可能碰到第二次的——他的所有考题都没有超出他死记硬背的那点东西的狭窄范围。

真叫人目瞪口呆了。在他整个学习过程中我都带着一种慈母对于有残疾的孩子般的感情帮了他的忙；而他却总是自己救了自己，显然只是靠奇迹。

好吧，最后让他露馅儿，要他命的当然是数学了。我决心尽量让他死得轻松一点。于是，我又找出主考官最可能出的考题让他去练了又背，背了又练，然后让他自己去碰运气。先生，你想象一下结果吧：我惊呆了，他得了第一奖！随之而来的赞扬简直像一片喝彩。

睡觉？我整整一个星期没睡觉。我日夜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做的事完全是出于好心，想使这个青年失败时不那么难堪。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荒唐的后果。我觉得自己就跟佛兰肯斯坦那样有罪，那样痛苦。我把一个木头人放到了前程似锦、责任重大的位置上了，而结果只能是一个：一有事他自己和他的职责就会同归于尽。

当时克里米亚战争刚爆发。当然非得有一场战争不可，我心里想。我们如果在和平时期，就可以让这头蠢驴有机会不露馅儿就死掉。我等着这场地震的到来。它果然来了。它一来

使我天旋地转。他被任命为上尉连长，随一个团开赴前线。军队里比他好的人干到老，干到头发花白还爬不到这样高的地位哩。谁事先能料到他们会把这样重的责任放到这副年轻的、挑不动担子的肩膀上呢？倘若他们任命他当一个旗手，我也不过勉强接受得了，可是，一个上尉连长——你想想看！我以为我的头发都要愁白了。

你考虑一下我怎么办——我这个好静不好动的人。我自付这件事我对国家负有责任，因此我一定得跟他一起走；尽我所能保卫国家，不让国家因他而受损失。于是我只好用我那笔小小的积蓄，长叹一声，在他团里买了个旗手的位置，跟他一同出发到战场上去了。

在那里——哎呀，那更是一塌糊涂。瞎胡闹？——呃，除了瞎胡闹以外，他从来也没干过别的。可你看，谁也不知道这个家伙的底细。人人都把他看错了。因此，每一次都必定对他的表演作出错误的解释。其结果，他们就把他那只有白痴才干得出来的胡闹当作是天才的灵感。真的，他们确实如此！他干的最小的蠢事就够让头脑正常的人哭出来了；这些事确实气得我直哭——有时还私下里破口大骂。让我老捏着一把汗的是，他干的每一件蠢事居然都使他的名气愈来愈大！我心里老是想：他会爬得那么高，最后总有一天露出马脚，那时，事情就会闹得像天塌下来那么大了。

他的上级一个个死在他前头，他继续一级级地往上升。直到最后，在打得最激烈的那一仗中，我们的团长倒下了。我的心跳到嗓子眼儿上，思各斯比正是他的下一级啊！我说，行了，这下要不了十分钟，我们就都得见阎王去了，十拿九稳。

仗打得非常激烈，在整个战场上，我们的盟军节节败退。我们团占领的是一个要害地点：此刻一有失误便会一败涂地。在

这个紧要关头，这个皇天保佑死不了的笨蛋什么也不干，却让部队脱离阵地向旁边一个连敌人的影子也没有的山头冲锋！“你又来了！”我暗地说，“这下到底到了头儿了。”

我们真冲了过去，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和制止我们这个疯狂的行动之前，我们已过了山肩。你猜我们看到了什么？整整一支出人意的俄军后备部队！后来又怎样了呢？我们被吃掉了？一百次当中有九十九次，那是必然会发生的情况。可是不然；那些俄国人以为在这种时候决不会有一个团会单独到那里去逛荡，那肯定是英国大军，因此他们以为是他们俄国人的诡计已经被拆穿了；于是他们掉转尾巴，仓皇逃窜。翻过山头，直下阵地；混乱不堪，我们就在后面紧紧追击；他们突破了战场上俄军强大的中坚，狂奔猛闯，顷刻之间就造成了你前所未见的最惊人的溃退，于是盟军的败退变成了一次伟大而辉煌的胜利！坎劳伯元帅在旁看得眼花缭乱，又惊又喜，又敬又佩；于是立即派人将思各斯比叫去，紧紧拥抱着他，又当着各路大军在阵前给他授勋！

这次思各斯比干的蠢事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把他的右手误认为左手——如此而已。他得到命令后退支援我军右翼，而相反的，他却前进翻过山头向左了。但他在这一天赢得的军事天才的盛名，却使他誉满全球，而且那种荣誉将永垂史册了。

他为人不错，亲切和蔼，谦虚质朴，再好也没有了。但是他是连天下雨都不知进屋的。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他是天字第一号的蠢驴，可是半个钟头以前，除了他和我之外，谁也不知道这点。一天天，一年年，他一直吉星高照，无与伦比。他是我们这一代历次战争中最光辉的战将；他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干尽了蠢事，但是没有哪一件蠢事不给他挣来一个骑士或男爵或勋爵或是什么的头衔。你看看他胸口，挂满了本国或外国的勋

章嘛。先生，每个勋章都是他干的一件大蠢事的记录；归结在一起，这些东西足以证明：一个人最大的福气莫过于生来就有好运气。我在那次宴会上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遍：思各斯比是个十足的大笨蛋。

（石幼珊译）

朱阿夫大兵发迹史

〔加拿大〕克拉潘

“他在瓦里市政厅登记簿上的名字叫做居斯塔夫·鲁塞。”居居斯对他太太和几个亲密无间的朋友是这样说的。可他们会回想起遥远的往事，况且鲁塞的清道夫伙伴历来只知道“朱阿夫大兵”这个名字。

那天早上，有人看见他戴着朱阿夫大兵的军帽去上班，帽舌早已裂开了口，还和军帽连在一起，那可真是奇迹。一条破烂不堪的长围巾在他的下巴下缠了两圈，用来防风御寒。头天晚上，他对一个船员吹了整整一夜蒙特利尔见闻。这些船员在当时可都是些了不得的人物。这军帽戴一次就够了，打这以后他就得到了“朱阿夫大兵”的绰号。如今军帽早已不见了，但在他那些伙伴眼里，他永远是“朱阿夫大兵”。他冬天扫雪，夏天扫大街，仍然是遭人奚落的对象，别人老是没完没了地取笑他。

居居斯不过是要惹人发笑。加在这个可怜虫身上的“朱阿

夫大兵”称号，平时似乎神气十足，实际上却是一个极其滑稽可笑的形象。啊！可千万别这样说，居居斯绝没有放肆无礼的意思，再说他也不像“朱阿夫大兵”那样有勇气硬充好汉。可“朱阿夫大兵”那张挨打受气的脸，一副笨手笨脚的样子，圆滚滚的背，两条像盲蜘蛛一样的长腿使他老觉得自己是受人嘲笑作弄的对象，于是他具备了一种尽可能躲着不露面的本能。哪怕是在家里进进出出也是战战兢兢的，因为索菲阿妮——这是他太太的小名，哼一声他也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最近的一次圣一彼埃尔浸礼节，他太太为他与朋友们在一起喝醉了酒，狠狠揍了他一顿。

有一天下午，“朱阿夫大兵”正在打扫检阅场。突然从圣雅克大街的角落里冲出来一辆马车。他没来得及闪开，刹那间两匹马已把他撞翻了，马蹄子就在他身上踩过。驾车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警察向她询问地址时，她就像被人冒犯的王妃一样，留下地址后立即挥鞭打马，其实是在发泄内心的愤怒，这场可笑的事故会成为报纸报道的题材的。

果然别人没有放过这件事。那位年轻的姑娘恰好是约瑟夫·穆瓦特耶的女儿，英国人的后裔都叫他“大约翰”，他是穆瓦特耶承包有限公司的老板，大家都知道前不久他是专门经营地面铺砌业务的企业家。这个穆瓦特耶还是个守财奴，无耻之尤。有人说鸡蛋他都要去拔毛，墙壁他都想刮层油下来。这次他充其量负担医疗费，那位医生一个月里也只给“朱阿夫大兵”马马虎虎治疗了一下。除此而外，穆瓦特耶分文不拔。本来嘛，“朱阿夫大兵”应该靠边站，人知道街道建来是供马行走的，可不是为“朱阿夫大兵”这类一钱不值的穷鬼修建的。

“朱阿夫大兵”就这样瘸了一条腿，肩也变了形，无法去瓦里上班了。他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就像大家所形容的那样。这

还没有把冬天计算在内，冬天已经为期不远了。“朱阿夫大兵”很走运，冬天一到，市政选举也临近了。正巧他所在的那个区的官员对自己能否重新当选没有把握，需要笼络人心，正想给人一个帮助穷人度过难关的印象。于是他就关照起“朱阿夫大兵”来了，给他在维热车站附近的太平洋公司谋了个小差事，让他给圣母玛丽亚大街的隧道工程当信号员。

上班那天毫无疑问他得戴上红十字徽记。那是十月底的一个星期一，猛烈的旋风卷起了街道上的红黄树叶。隧道上空，尘烟里耀眼的太阳给周围的一切蒙上了一层金色的尘埃。汽车和人群川流不息，有轨电车有节奏的沉闷声音响彻四方。

“喂！‘朱阿夫大兵’，老板叫你。”

老板指的是那个工头，再也没有比与这个令人生畏的人打交道更让“朱阿夫大兵”背脊发凉的了。

“你到底来了。”工头对他喊道，他老远就看到了“朱阿夫大兵”。

他是来对“朱阿夫大兵”讲明信号员的职责的。这并不复杂。他要做的，就是当炸药爆炸时爬到隧道上面去吹号、摇红旗，不许通行，直到危险过去为止。就是说，要求他尽快跑上去，因为别人对他说炸药已装好。

“朱阿夫大兵”爬到上面已经头晕目眩。怎么，他这样一个瘦弱不堪的人竟然要去命令所有的人停下来！他到底试着去做了，就像一个胆小鬼断然决定孤注一掷一样，一面吹号一面朝着四面八方挥动红旗。

刚不久他还是在一片辱骂声中佝偻着背朝上爬（这利辱骂声当然是少不了的），突然使他惊愕万分的是，人人都急着照他的号令去办。一辆满载旅客的有轨电车也停在安全距离之外，现在都还等在那里；后来新号令一下，一切又通行无阻了。

“朱阿夫大兵”惊魂未定。天哪！这全是真的，大白天里他指挥了上百过路的车辆和行人，这可是前所未闻的大事呀！那些人不仅没有取笑他，反倒像是在威风凛凛的朱庇特面前一样俯首贴耳。他可不是在作梦，他手中至今还握着那权威的象征哪！他愿意的话，只要他摇动一下红旗，这些人又得躲进地里去。他狡黠的眼里闪闪发光，脸上一副得意的神色。现在他已在极不耐烦地监视着下一次爆破的准备工作了。

当他再次去履行职责时，已快到中午时分。这正是车辆来往的高峰时刻。整个街区都在“朱阿夫大兵”的眼皮底下，他细细品尝着将这一切通通拦下来的乐趣。然后他一见信号便吹号挥动红旗。

这一次竟有人出来作对，一个大胖子坐在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里，怒气冲天，口口声声咒骂那个没教养的马车夫让他误了火车。“朱阿夫大兵”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他的使命是他的坚强后盾，他的使命就是不让任何人通过。当马车夫说他竟敢与这位大人物作对时，他马上像好斗的公鸡一样站了出来。什么！这肥头大耳的红脸胖子真是那个穆瓦特耶？“朱阿夫大兵”全身都被他的马踩过。那好吧，咱们走着瞧！马车夫听到主人吩咐正要朝前走，“朱阿夫大兵”举起旗杆对着马鼻子狠狠抽了一下，断然决然地死死盯着穆瓦特耶的脸，那样子就像是说：胖猴儿，你可得明白，要有怨言的话，那就只好下车去，现在我才是主人。

那天晚上“朱阿夫大兵”下班回家，只要看看他那装烟斗的姿势，就不难看出，索菲阿妮也会发现和他谈话是要担风险的。当然索菲阿妮也是个不好对付的女人，真该死！那天“朱阿夫大兵”明明看到的是另外一回事：他在一大群怒气冲冲的人中间，只要他一个手势便让一切都停了下来。他握紧拳头，就

像手里握着旗子似的匆匆推了一下想象中的旋转栅门，打开门插销走进屋去。

这一系列动作费时不多，一下子就完成了。但他回来迟了。索菲阿妮绝不会放过这类臭骂他的好机会的。她刚一开口，便大吃一惊。“朱阿夫大兵”大喝一声叫她闭上鸟嘴，给他端晚饭来。所有这些可全是真的。闭上鸟嘴！这确实是他刚刚对她说的，长期以来在家里都是她——索菲阿妮说了算。啊！不，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怕的念头在她身上一闪而过。她从屋角操起一把扫帚狂叫着朝“朱阿夫大兵”扑过去。一眨眼间，“朱阿夫大兵”就躲过了这一扫帚，一下子便把这个泼妇推倒在桌子角落里，碗碟子跟着她一起滚了下去。两口子正好把挨骂受气的位置对调了一下，以前是这“该死的讨厌女人”、“地狱魔鬼”在称王称霸。

“朱阿夫大兵”想当家作主的念头这时一下子冒了出来。几天前他去国家剧院看戏，戏中两夫妻吵架时的一句台词深深打动了。现在正是看他能耐的时候了。他大吼一声，一口气骂了出来：

“脏泼妇，住嘴！要不然我就宰了你。”

这一招真厉害。尤其是“泼妇”这个字眼大概特别令人害怕。索菲阿妮瘫在那里吓坏了。她偷偷看了看“朱阿夫大兵”，他正装着烟斗呢！索菲阿妮一想到她的居格斯再也不是一个让人笑话的丈夫，自豪的感觉顿时在全身油然而生。啊！她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真该死！她没有再去打男人的耳光，气也消了，服服帖帖地站了起来，收拾东西摆桌子去了。

“朱阿夫大兵”狼吞虎咽，饱餐了一顿，饭后怡然自得地抽着烟找朋友玩去了，和他们在一起他感到惬意极了。

一个名副其实的男人就得这个样子。

打那时起他就时来运转了。在后来的选举中，“朱阿夫大兵”为了维护那位长官的利益，负责监视一个靠不住的投票处收发的电报。“朱阿夫大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负长官厚望，仅仅从这个投票处那位长官就得到了他期待得到的十八票之多。奖赏自然接踵而来。市政厅正有一个看门人的位置空缺。那位长官果然热心充当靠山，他把这个位置给了“朱阿夫大兵”。大兵在那位置上度过了整个冬天，他如愿以偿，靠在角落里打盹，养得肥肥胖胖的。他不时睁开眼睛看看并记下常客的名字。不管在哪里，他嘴上总挂着那句老话：钱啊钱。他喜欢他的工作，有时候他差点想象他是主持某项活动的重要人物。他机械地握紧拳头，然后再松开，他的手确实像鹰爪一样结实有力。啊！见鬼！就得这样，一旦他把叮当作响的钱币抓到手，绝不会轻易放掉的。这双爪子太棒啦！他那讲究的穿戴已在促使他认真考虑问题了。渐渐地大家已不大习惯叫他“朱阿夫大兵”了。在过道里经常听到有人喊“居斯塔夫”。有一天，一位新到财会处上班的小老头称他“居斯塔夫先生”，那口气自然极了。领扣扣得绷紧、戴着假领的“朱阿夫大兵”一听到这声称呼，差点透不过气来。

春天一到，人们又看到了新的变化。街道上到处都在施工，“朱阿夫大兵”又在瓦里露面了。天哪！这一次这人可与过去那位戴着可怜旧军帽的大兵大不一样：蓝色的厚呢大盖帽、厚实的帽舌笔直地朝前竖着，帽沿上带有金色的饰带。那帽子的神气像是在告诉行人：“怎么样？你瞧我，挺不错吧！这是居居斯先生的帽子。告诉你，居居斯先生是位领班，一位能干的主人。他前程远大，让你吃惊的事还多着呢！”

“朱阿夫大兵”确实是领班，但也不过如此。当别人汗流浹背、站在壕沟里若干时，昔日的“朱阿夫大兵”沿着挖开的街

道慢腾腾地走来走去，巡视着这眼前的一切，喝斥别人，发号施令，摆出一副了不得的神气，手里拿着一支铅笔，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下一些数字。那把不讨人喜欢的胡子也剪掉了；下巴上刮得溜光，那神气俨然一位达官贵人，让人敬畏不已。

从那不久，他开始走第一步棋。他风闻一些熟悉内情的人正在酝酿一个对几处将要征用的地产下手的计划。他设法搞到了资金，抢先下手。作买卖对他来说就像囊中探物一样容易。这下可闹翻了天，有人甚至扬言要将“朱阿夫大兵”扫地出门。可大兵也不是好惹的。大家都清楚他已表明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人们开始怕他了。没多久，事情也就风平浪静了。“朱阿夫大兵”很快便成了一位人物。

大兵的房地产生意继续成交，一买到手便立即以大价钱卖出去。在圣·路易、维勒里、迈若纳韦、端岛，到处他都能插上一手。可以肯定的是，大家一看见“朱阿夫大兵”走过，现在都谦卑地向他致意，称他是“尊敬的鲁塞先生”。他的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

飞黄腾达的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年，“朱阿夫大兵”在乌特蒙建起了豪华无比的住宅，轰动了兰帽区。他畅通无阻，万事如意，真像是在创造奇迹。这年冬天听到他轻而易举地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市政长官进入了市政厅，大家都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事。

“朱阿夫大兵”一直在走红运。他仅仅遇到了一次“挫折”。索菲阿妮没能跟上来，有一天她吐血了。“朱阿夫大兵”伤心地哭了一场。她确是百里挑一的贤内助，自从他制服她那天起，她便把家里搞得井井有条。他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动用了圣母院的大管风琴，风琴上罩着黑纱，让歌剧院唱《深深哀悼》之歌。市长领着市政厅的全体官员来参加了葬礼。上上下下